给老妈发“压岁钱”

□ 钱国宏

在中国民间，过年时都是长辈给晚辈发“压岁钱”，而在我们家却是我们哥五个给老妈发“压岁钱”！

老妈今年86岁，一辈子生养了五个子女。老妈生在农村，长在乡下，一生土里刨食，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哥五个抚养成人，吃的苦、受的罪几火车都装不下！去年春节，全家21口人在吃团圆饭时，大哥突然提议：老妈年年除夕给孙辈们发“压岁钱”，咱们哥五个春节时能否给老妈发一次“压岁钱”？“压岁钱”的作用是祈福、祛灾，作为儿女，我们谁不盼望老妈晚年平安快乐、健康吉祥呢？所以大哥这一“临时动议”，一经抛出便赢得了满屋掌声！于是去年春节，老妈收到了1万元的“压岁钱”。儿子给妈发“压岁钱”，一时间不胫而走，成为全村的佳话。

别看老妈上了年岁，思想可一点也不落后，她把“压岁钱”作为自己晚年的“第一桶金”，开始了“大肆挥霍”——

首先，她拿出5000元，设立了“家庭奖励基金”。五个孙辈（包括外孙女）评上“三好学生”或“优秀班干部”，每人就发500元现金或500元图书作为奖励。其次，老妈拿出680元，订了《中国老年报》《新农村》《科技科普》等七种报刊，办起了“家庭图书阅览室”，自己在增长知识的同时，还免费给乡亲们提供了精神食粮和生产技术。三是老妈拿出1000元，为村里的老年秧歌队购置了团扇、锣鼓、唢呐，“武装”了行将“歇业”的老年秧歌队，为村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农闲时节，村里的锣鼓又开始敲了起来，乡亲们扭起了欢快的秧歌。村小学的操场地势低洼，一到雨季便成了池塘，孩子们无法做课间操。细心的老妈平时早就注意到了这件事，她拿出1400元雇车拉土，垫平了村小学的操场，感动得师生派代表登门向老妈致谢！和老妈住在同一条街上的刘姨自老公病逝后，拉扯着两个孩子生活，日子过得挺紧巴。老妈花几百元给刘姨家买了两只猪崽儿。刘姨和我们家非亲非故，我们对老妈的做法有些不解。老妈解释说：“你刘姨是咱村的特困户，两个孩子又都在读书，家里日子过得很苦，给她送去两只猪崽儿，养到上秋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可以补济一下家里的困难。现在中央不是号召‘精准扶贫’吗？我这也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呢！”一席话说得我们开怀大笑，同时佩服老妈有胆识、有爱心、有魄力、有思想！——一个86岁的农村老太太，能够想到“精准扶贫”，这的的确确让我们自愧不如且无比自豪！接着，老妈又买了十几个评书机，送给了村里85岁以上的老年人。看到老人们每天揣着评书机，听得津津有味，我们打心眼儿里佩服老妈：人老心细，绝对是一个“暖婆”！

万元“压岁钱”就这样在一年当中被老妈“挥霍”掉了。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在大款眼中九牛一毛的1万元，在老妈的手中竟魔术般地起了“化学反应”，收到了几何倍数的社会效应！乡亲们都对老妈赞赏有加，齐夸老妈是一个有责任心、有爱心、与时俱进的时代“暖婆”！

老妈的这种“挥霍”之举，不仅让我们哥五个佩服得五体投地，同时内心也深受触动！大哥近日“发话”：今年春节，我们哥五个不但照常给老妈发“压岁钱”，而且数额增加了20%！已是一家公司小老板的侄子，今年春节也参与其中，给奶奶发了一个大大的红包，作为“压岁钱”，向这位高龄的“暖婆”致敬！受老妈的影响，我们整个家族都开始重新规划各自“小家”中的压岁钱，各个家庭都在重新审视压岁钱，想方设法让压岁钱花得更有意义！老妈，在整个家族中，掀起了一场喜人的“压岁钱革命”！

梦中的老房子与姆妈

□ 杨求贵

我又南下打工了，这是我出门的前一晚做的梦。梦是陌生而又熟悉的、模糊而又清晰的。曾经的老房子与母亲永远离我而去，梦让我愧疚难当。——题记

梦境中，我回到了老房子里。

老房子没有丝毫的改变，里面的陈设依旧，一切都是我记忆中小时候的样子。我一个人莫名其妙地坐在西厢房里，床头是一张脚橱，脚橱上面堆满了坛坛罐罐，只有一块巴掌大的地方供我看书写字。房间的四周是黑暗的，脚橱上一盏昏黄的油灯闪闪烁烁。

房子里看得出好久没打扫了，旧的蜘蛛网破裂成一条线，长长地挂在屋角，灰尘把它包围成一条纤细柔软的小鞭子在轻微地晃动；新的蜘蛛悠闲自在地把网编织得越来越大。一只老鼠猛地从我的脚旁窜过，床上的棉被被老鼠啃得四处爆裂，暗红的被单上棉花散落一床。这就是我家的老房子，它为什么变得如此苍凉？父母相继去世多年了，我们兄弟也离开它了，难道这就是老房子命运，我不得而知？

夜，静谧得出奇。这栋老房子里除了我，再也闻不到生命的气息。我不知道我怎么会一个人坐在这里看书，我的脑中枢似乎关闭了一切的记忆，但我确切知道这栋老房是我出生、成长的也方。

夜，好像不是太深。我饿了、也渴了，肚子里感到饥肠辘辘。屋里也似乎好久没有炊烟了。我打开破败不堪的大门，穿过房子西面的晒谷坪就是通往山外的公路，往后走几十步横跨过公路有一间不大不小的超市。我径直走了进去，想找点吃的。超市里灯光暗淡，两个女人正在对话，好像是说准备打烊。这两女人我认识：是一对母女俩。在饮食区域，望着摆满琳瑯满目的面包，饼干之类的吃货，我没有一点胃口。我突然想到了一瓶饮料，既解渴又能冲饥，年纪大的女人懒散地站在我身边，打着哈欠催促我快点，我支支吾吾了半天就是叫不上它的名字。她不耐烦地拿出一瓶营养快线，我说正是。我在她俩愠色的目光中飘出了店门。

我走上公路，突然间一片漆黑。刚出门时，我记得是有月光的，月光的银辉撒满整个晒谷坪，怎么突然我隐隐感觉到了什么……我是方向感极强的人，总算摸索到了屋里。房间里，一盏油灯在微弱地支撑着，油灯旁边突然多了一面镜子，镜子里空空荡荡，映不出任何一物。我没有多想，轻轻地把镜子放在脚橱旁的米缸上。我刚刚坐下，还来不及拧开饮料瓶盖，油灯的火光瞬间熄灭了。我准备找火柴，一股毛骨悚然的风向我袭来，房间里阴气逼人。我坐着，仿佛被万粘胶粘住了，无法动弹，无法别过头去，更无法张嘴呼喊，我的双肩上压着沉甸甸的力量。

这是一双手，一双瘦骨嶙峋的老手，冷冰冰的，寒气逼人。这是一双熟悉的手，我没有迷糊，我的神智还很清醒。我立马想到：是我姆妈回来了。我知道姆妈是死了的人，阴阳相隔，我是看不到她。就是这一双手，曾经我看它慢慢地变皱变粗变老，直到现在的模样。我努力张开嘴：“姆——妈，姆妈，”没有回应，我看不到姆妈的脸和身影。我极力争扎，想站起身来。我尖叫的声音没有唤来姆妈的显现，也没拿开她的双手。她为什么要这样按住我不放？此刻，我想哭。

“阿贵、阿贵、阿贵，”妻子从厅里跑进了房唤醒了我，说：“阿贵，怎么了？”我喃喃地说：“我妈回来了。”

此刻，我躺在床上，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老房子几年前就拆掉了，拆除前西厢房一直是哥住着，我是住在东厢房里，为何这个梦境还原的是我小时候的状况？

大概是对西厢房记忆深些吧！西厢房伴我度过了十多年的光阴，我们姊妹都是在西厢房出生、成长，然后母亲把我们一个个送出西厢房。姆妈是最后一个走出西厢房的人，原因是大哥要结婚，姆妈让了出来，从此后，哥一直住着西厢房，到老房子拆除为止。

老房旧址被哥盖上了新房，西边的晒谷坪也被我盖上了房子。梦中，为何把我硬拉拽到老房子里，我不得而知？每个人的童年都是与老房子相伴的，长大了又离老房子远去，我陷入了无限的深思……

明天就要远行了，儿行千里母担忧。有没有神鬼我不知道？我也很少做梦。尽管姆妈离开我们多年了，我相信她一定会牵挂我的，选择在今夜梦中来看我。梦中的西厢房是不是母亲的刻意安排，我还在读书？也许，儿子年龄再大，在母亲心中依然是长不大的孩子！

老房子、姆妈，或许这就是一种宿命。生活中被慢慢淡化的记忆，但总有一天会在梦中想起。我蒙着头，泪流满颊……

当刑警的第一天

□ 熊智华

2013年4月15日，大半生未任过刑警、年过五旬的我，从偏远的修水县公安局庙岭派出所调到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办公室当信息员兼宣传员。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正好是我母亲85岁的生日。当天一大早到单位，就听说辖区良塘新区大桥下有人溺水身亡。我急忙取出相机随大队一中队长和法医赶到现场，只见一具穿着满是补丁衣服的尸体浮在河面，远处还漂浮着一些黄瓜、芹菜等。现场走访得知，死者是一名家境贫寒的农村妇女，还是一位18岁大学生的母亲。法医鉴定发现尸表没有伤痕，当地群众都猜测可能是她自己河中撑竹排运菜不慎坠河溺亡。

然而，刑警职业特有的敏感细致，让我们没有把这起事件简单地当做意外死亡处理。我警觉发现，尸体浮在河中的位置，离飘在水中的芹菜、黄瓜有较长的距离，这其中必有蹊跷。

中午时分，小竹排被打捞上岸，排头处有一条不起眼的暗红色擦痕，引起了我的注意，细看我发现擦痕的暗红色是油漆。我和队友们立即在河道两岸挨家挨户走访，稍有延误，很可能所有的线索都会断掉。

有群众反映，事发当天早上7点多钟之前，曾有一艘捕鱼的柴油机木船从河边开过。我们马上沿河奔走于各个沙场、村组，了解到当天上午只有一只捕鱼船在良塘大桥附近的一个鱼贩菜场边停靠过。几经周折，我们找到了这条刷着暗红色油漆的木船，并在船的右前侧发现一道新擦痕。至此一幅画面在我脑海里渐渐清晰起来，那天一大早，一艘装满渔网和捕鱼的木船从县城城南大洋洲公园河边往开发新区良塘大桥方向行驶；与此同时，对岸竹坪乡马家坳村的女村民也开始一天的贩菜劳作，她摇着自家编扎的竹筏小船，渡到对岸的蔬菜基地摘菜收菜打算卖了菜钱给儿子凑下学期的学费。就在她摇船满载蔬菜回来时，被那艘木船撞翻并沉入水底，女村民落水身亡，蔬菜洒落到水面上……

这时，老母亲突然打来的电话把我的思路打断，我不耐烦地说我不回去吃饭了，母亲便黯然的挂了电话。这时我才猛然想起今天的晚饭是全家人约定好的，是母亲的寿宴！我一拍脑门，赶紧给妻子补打了电话，叮嘱她一定要安抚好母亲、张罗好家里的事，然后继续投入到紧张的侦破工作。

我们迅速对木船船主夫妇分开审查。经过一番教育攻心，船主杨某最终如实交代了事件的经过：当天他驾驶红木船经过良塘大桥河段时，不慎撞上了一只小竹排，当时他听到了“啊呀”声音，但没有停船查看。继续往前开出一段距离后，还隐约听到船外有人呼叫，他还是没有理会，继续干自己的事。

仅有嫌疑人的供述，证据还不够充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把提取到的木船表面油漆和小竹筏擦痕上的油漆送往九江及南昌市的专门机构做鉴定。鉴定结果显示，二者具有同一性。杨某对驾驶木船撞翻小竹排、过失致人死亡的事故供认不讳，表示愿意赔偿死者家属。为此，警方决定对捕鱼船主采取取保候审措施。

然而，杨某与死者家属后来在赔偿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杨某不愿意进行经济赔偿，且警方两次传唤均不到场。想到死者家属家徒四壁的困境和嫌疑人出尔反尔的嘴脸，我们义愤填膺。经大队集体商议并报县局批准，决定依法对嫌疑人由取保候审转为刑事拘留。后来，木船主人赔偿了死者家属24万元了结，杨某被判了缓刑。

案件办结，我和我的战友心里倍感欣慰。如果没有那份重任在肩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许这起过失致人死亡就会被当成一起意外死亡而草草地了事，也许死者家属将难以得到应有赔偿。没有锦旗锦匾，没有感谢信与花篮，但案破后能感受到死者家属心中没说出来的那份万分感激和谢意，这就够了，这是属于刑警的特殊的痛快感和幸福感，我无法用言语形容。如今仍在刑侦岗位上奋斗的我，只要一想起这个出警查案故事，心里就许久不得平静。